

谈天说地

人生小事

□戴蓉

足不出户对我来说并非难事,但过久的幽闭难免让人有点心神不宁。

每个人静心的方法各不相同。我的习惯是读书。《六里庄遗事》这本书买了有一段日子了,如今终于有时间细读。这些关于六里庄的人物以及事迹的钩沉杂忆亦幻亦真,每篇寥寥数百字,感觉像听老街坊的八卦,有时又疑心自己是在读《聊斋》《山海经》或者《太平广记》。作者说这是一本芜杂的书,他在开场白里写道:“这些故事与这些人一样,本该被忘记,也终将被忘记。以‘遗事’为名,就是这个缘故了……”

下厨为家人做几个菜也能解压。从网上买了一箱出自浙江德清的春笋,肥瘦均匀的南风肉,加年前囤下的肋排炖腌笃鲜。江南春天的滋味仿佛都浓缩在这乳白的汤里。另一半的笋用来做简单的油焖,略重的油,加一大勺苏州的友人馈赠的虾子酱油。笋盐焗大虾的菜谱是新学的。把盐预先加热,趁热埋进黑虎虾,焗烤一刻钟左右,取出用小刷子刷去多余盐粒,撒上现磨的黑胡椒和几叶迷迭香。

吉田兼好的《徒然草》里有这样一段:“人所不得不营求者,一食,二衣,三住居。人生大事不过此三者。不饥,不寒,不为风雨所侵,闲静度日,即为安乐。但人皆不免有病,如为疾病所犯,苦痛殊不易忍,故医药亦不可忽。三者之上,加药成四,凡不能得此四事者为贫,四事无缺者为富,四事之外更有所营者为贪。如四事节俭,无论何人当更无不足之虑也。”周作人译得简洁文雅。今时今日读来分外感慨。

无法出门去游春,但我知道自然的脚步并不会因为人的缘故稍停。空气里有股暖意。植物的根系正在泥土里伸展。柳枝上生出青翠欲滴的柳芽,转眼就会织出一片绿的烟云,那是它们一年中最迷人的样子。

赛马

□席慕蓉

当然,有些事情仍然会留些印象,有些故事听了以后也从没忘记。

童年时最爱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在老家的种种,尤其喜欢听他说参加赛马的那一段。

父亲总是会在起初,很冷静很细心地向我们描述,他怎样渴望着比赛那一天的来临,怎样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骑上那匹没有鞍子的小马,怎样脸红心热地等着那一声令下,怎样拼了命往前冲刺,怎样感觉到耳旁呼啸的风声与铃声,怎样感觉到胯下爱马的腾跃与奔驰。说着说着,父亲就会越来越兴奋,然后不自觉地站了起来,我们这几个小的也跟着离凳而起,小小的心怦怦地跳着,小小的脸儿也跟着兴奋得又红又热,屏息等着那个最后的最精彩的结局,一定要等到父亲说出他怎样英勇地抢到了第一,怎样得到丰厚的奖赏之后,我们才会开始欢呼赞叹,心满意足地放松了下来。那个晚上,总会微笑着睡去,想着自己有一个英雄一样的父亲,多么足以自豪!

长大了以后,想起这些故事,才会开始怀疑,为什么父亲小时候样样都是第一呢?天下哪里会有那样不可一世的英雄呢?

好几次想问一个究竟,每次却都是话到唇边又吞了回去。

有一次,父亲注意到了,问我是不是有话想说?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来,就撒娇地坐到他身边,要他再说一遍小时候赛马的事给我听。

想不到父亲却这样回答我:“多少年前的事了,有什么好提的?”

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颜威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6 935970 566666

立轴·风筝

□肖云儒



象出湖心岛在阳光和春风中的景象。一大早,这里是老年人打太极拳、练太极剑的地儿。接下来便是健身操、新疆舞,还有海军舞。舞者极其投入,音响、服装一律自费筹办。太阳高了,散步的人三三两两悠闲地从这里穿过,驻足看湖、看阁。太阳当顶,这里会有一段中场休息。下午三四点以后,“老头会”开场,老友们在这里发呆、闲聊、观棋,闲吃萝卜淡操心。断霞散彩时分,云归而水天渐暝,联谊舞隆重登场了。典雅高贵的华尔兹在自带乐队的伴奏下旋转起来,交响舞曲挽着水波起伏。而湖边的树丛中,恋人们正享受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。

我就这样沉浸在自己心中的立轴春景之中,和这个在蒙蒙中兀自美丽着的公园对着话。我看着它从绿起步,春天怎样一笔一笔将它画成了风景。天地的生命在这画幅上泼开,人间的色彩在画幅上运行。眼看着这园子由稀稀落落而熙熙攘攘,而喧喧闹闹。这个生机勃勃的小世界,生活无时无刻在进行。

几天前,上午10点左右吧,我在望远镜中突然发现了一只风筝!是的,一只风筝从太阳岛升了起来。

它从花树中飘出,起初似有犹豫,或者力道还不足,上去下来,飘飘摇摇。很快便在春风的鼓荡下,攒足了劲跃过高楼,翱翔于金光

蓝天之中。

这天,天空是那种触摸不到蓝的蓝,日光是那种看不见金的金,依然弥漫着薄纱似的岚。春天似乎还被这雾气挽留,不能尽情绽放。但风在无语地絮叨,云在依恋着徘徊,水光潋滟如眼波流盼。风筝牵动着压抑了多少天的情绪,朝高远飞去。风筝引着一根长线,电线般地接通了天地人间,直插进花树掩映的水下。

这时候,内心深处泛起了那么深那么深的寂寥和哀伤。漫长的冬季加于这块大地的伤口并没有平复,在阳光的灼照下此刻开始隐隐作痛。那些像汉白玉雕像一样的白衣战士,那些和死神纠缠厮打的专家医师,那些不屈的武汉人和支援武汉的人中,有我的同学和朋友,有我们共有的岁月记忆。……亲人们,你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和牺牲!

多少人已经见不到这个春天,见不到这些春芽和春花了。他们已经化为春泥,在绿色的浮萍和银色的游鱼下面,无声无息地肥沃着这池春水和这块绿地,美丽着我们这些生者的生命。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,探索着人类在疾病和苦难中迈步的前路,启示着也营养着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中华族类,启示着也营养着这个星球上的各个民族,我们这颗在太空中孤独着的几十亿人的星球。

我一时无语凝咽。越飞越高的风筝,请你捎去我的问候、我的思念和绵绵无尽的感恩。这个日渐温暖的三月,全球正在协力书写悲壮的春天交响曲,它的第一乐章,毫无疑问应该冠名“春泥”,是的,当然应该是“春泥”。

春泥、春芽、春花、春色,让我对人类是那么的有了信心。

种子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破土生长的力量?是因为有不断强壮着它的泥土。春芽的生命深植于春泥之中。在春浓花盛的季节里,春泥可能看不到新绿弄风的春景,却一定能够感应到、领略到春雨绵长的、含泪的感谢。

大家V微语

●骂一位满身才华的朋友:“一个字累死你一世——那便是个‘拖’字。别怨才华学识不如你的人比你有成就,人家做,你却只说不做,老是说等等,我没有空,等等,我得想想,什么都是等等。”

●故友歌咏说得对:“勿提当年勇。”说什么十年前做过什么,单看“十年”这个数目字,已经不好意思了。

●举凡做事,总不会十拿九稳,客观条

“拖”字累人

□林燕妮

件有一百分的,若是要等到条件百分之百理想才做,那么这辈子也不会有成事之日。做事诚然要深思熟虑,但深思熟虑不等于事情没有失败的可能,这个可能是永远存在的。人可以说不打无把握的仗,却不可以说只打必胜的仗。何况,事情只会做完,而不会拖完。深思熟虑中,不能欠缺冒险精神和顽强的斗志,要是想达彼岸,前面有河而没船,也得跳下去了。

●谁不怕失败?谁不怕被人讪笑?不过,

失败是人生必有的事,我亦相信“不做可笑之事,不成难能之功”这句话。多少成功,在初作尝试之时都被人取笑,然而,只要问心无愧,便可以去做。自古成功,全在一个做字,空谈始终是空谈,可惜太多人谈得多了便当自己是专家,根本没有做过,做起来可能根本不懂。

●凡事拖延是成功的最大绊脚石,只是这块绊脚石是海绵做的,并不令人踢着脚痛,于是大家便忽略了它的存在。

山姜花的嫁和娶

□祁云枝

基部,开始了愉快的早餐。此时的山姜花也很满意,自己只要付出一点点花蜜,就可以让木蜂将自己的花粉,传递给另一朵山姜花的柱头,让它受孕,为振兴种族效力。

在木蜂爬进去进餐时,山姜花会将花粉囊开裂,把花粉洒在木蜂的背上。而自己的柱头则高高举起,以规避植物界较为低级的白花授粉。

一朵山姜花的花蜜显然不足以填饱木蜂的肚子,不久,木蜂退出,背着这朵花的花粉,溜了个弯后,又降落到另一朵山姜花上。这朵山姜花跟刚才的那位稍稍有些不同,它的柱头,是弯曲下垂的。可想而知,当木蜂在这家小小“餐厅”再次进餐时,小餐厅的主人,已经获得了期盼已久的“爱情”。

整个早上,木蜂和它的小伙伴们都在花枝招展的山姜花间穿行,协助山姜花完成热热闹闹的“嫁和娶”。临近中午,木蜂们开始逐渐回家午休了,山姜花朵却不会入眠,它的柱头要开始进行奇妙的换位。

还记得晨起木蜂访问的那朵花儿吧!它

天气渐渐地暖了。阳光一日好似一日,春风一日暖似一日。在凛冬的严酷闭锁下,春在大地上蹒跚着走近了。

但我只能在高楼的夹缝中为这个步履艰难的春天鼓劲。此刻我眼中的春之姿色,很合了“阳春烟景”四个字。阳光下的天地,总好似被一层薄薄的雾岚迷蒙着。

我住的小区,南面紧邻着一座公园。因为疫情社区封闭了,轻易不能出去,每天只能在20多层高楼的阳台上寻找、亲近春天。阳台与公园之间又竖着两栋高楼。我便穿越两栋高楼之间一个二十来米的空当,在长条形的立轴画框中,领略春色缓缓步履。

这幅立轴山水实在有点远、有点窄,很难看真切春的面目。我不得不辅之以望远镜,对着楼群框出来的这幅立轴,上上下下扫描,细细地感受。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,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冬天,让人盼春之心实在太急切太急切了。

这些天我便是这样反复看着这幅立轴山水,祈望着冬春交替的脚步快些,再快些。

开始,我看到灰色的云影下,是一片枯槁和萧索,以及在枯槁和萧索中挺出身子的常青松柏。然后有一天,突然看到绿意开始点缀、散漫,似有若无地在萧疏中一点一点探出头,是那种嫩得透明发亮的绿。不久便连成片,渐渐成了气候。

绿不动声色地浓厚着,不经意又看到了黄花,是腊梅,还是迎春花披纷的枝条呢?又看到了白花,那该是杏花了吧,也许间或有大朵的白玉兰?不久,粉红色掺和进来,那该是桃花绽了,记得公园里是有好几丛桃树的。接着,茶糜着一袭长裙,像名模那样走着一字步袅袅婷婷过来了。对了,去湖心岛的石桥边,是有个茶靡架的,就是昆曲《牡丹亭》杜丽娘吟唱的那种茶靡架。一汪静水,随意湾在旁边,花下有石桌石凳供人休息。

透过这拉远了立轴,是无法看到全园子的姹紫嫣红的。但近20年与它紧邻,我能够想

一大早,山姜花的明艳和芬芳,唤醒了沉睡的木蜂。在木蜂嗡嗡的合唱声中,山姜花精神抖擞,它们要进入这一季最激动人心的“合欢”了。四周,无数山姜花陆续掀开红色的“面纱”(花苞),纷纷把自己化妆成木蜂眼里高雅迷人的“餐厅”。

山姜花究竟经过怎样的培训与努力,最终把自己的柱头练就得如先知般灵活?没有人说得清。但这并不妨碍观赏它那令人惊叹的智慧:山姜花的柱头懂得在自己的花粉洒落前,高高上举,而在花儿抖落净花粉后,屈身下垂,接受来自另一朵花儿的亲吻。

这种在乎一天之内可以灵活自如、上下弯曲的运动,似乎已经越过了植物同动物区分的神秘分水岭!

山姜花仰起美丽的笑脸,它的香味飘荡在空气里,黎明被它的甜香充溢,指引着觅食的木蜂,花香是花儿醒目的“广告牌”。

山姜花沿着高高的花萼,一圈圈长上去,远看,像一个色彩艳丽的圆锥。在每朵小花里,艳黄色相对巨大的唇瓣,恰到好处地为木蜂搭建了“停机坪”,花瓣上醒目的红色脉纹,仿佛在对木蜂说:沿着我指的方向,肯定能找到好吃的。

一只木蜂飞来了,在唇瓣上安全着陆后,就开始沿红色的脉纹往里爬,将头伸进花朵的